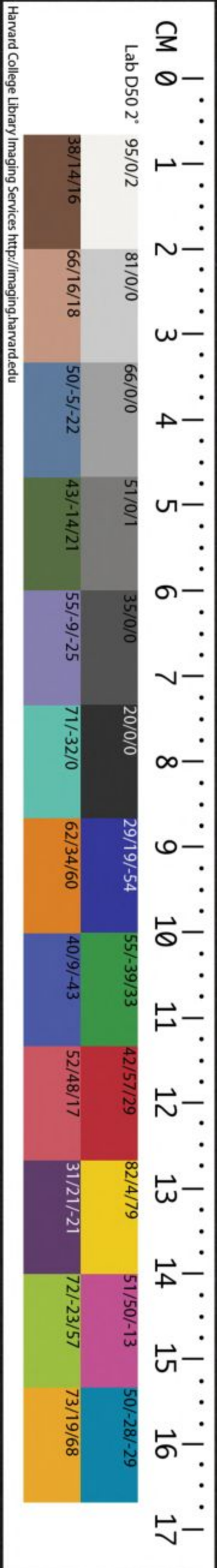


72512/8193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JUN 21 1994





諸史合編大全卷第九十六

**宋**

靖康元年八月復以种師道為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宋史綱目綱以張顯存遺種師道又上疏極論節制不  
宜之弊且言分遣兵賊以公力制焉不事不若合大  
軍以進則其勢難支以湖廣之兵至固馬為宜無州定  
方欲會右親率軍會以議和止種師道兵則無所存

代

甲寅文真格沒喝幹高不復分治入寇

宋史綱目綱以肅王為女所贊亦得其使臣前  
表其臣等不違其對趙公限不尋時乃給其  
人等可於之以問幹高不反結庚奇於以於人報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六

哈佛大學  
哈佛葉宗  
圖書館  
珍藏  
印

宋

靖康元年八月復以种師道為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宋史曰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還代

甲寅女真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

宋史曰先是朝廷以肅王為成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俱不得歸乃給館伴刑俸曰金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离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



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常有亡國之憾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觀使為內應仲恭還見韓离不即以蠟書獻之韓离不以聞于金三歲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曰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韓离不為右副元師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韓离不發保州

徐慶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臬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

宋史曰徐慶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韓罷知亳州慶仁又與敏爭于帝前慶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益屬可使助已自衡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憒天下兵集京畿堅城守以遏其

徑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隨吾網中矣臣願效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回蔡京進用安置

### 遣使如女真求緩師

宋史曰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降高不止索帛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以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賊入之故

### 九月女真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面等死之

宋史曰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累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載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



克乃南向拜自引  
决一家死者八人

### 蔡攸朱勔伏誅

宋史曰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

以王寓為尚書左丞○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垵

### 胡安國于遠州

宋史曰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來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為純仁節義之至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後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吳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問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

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謀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垵當制謂綱勇於取國吏部侍郎馮解言垵為綱遊說正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解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首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歲今之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教言是無時可言也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

### 宣撫副使

宋史曰從何桌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尹直儒總東道事得專决財得專用官得辟置



唐恪耿南仲主和議罷西南勤王兵

宋史曰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調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丞檄上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夏人陷西安州○女直韓离不陷真定都鈐轄劉坤死之

宋史曰种師閔及金韓离不戰于井陘敗績韓离不遂入天或軍犯真定坤率晝夜搏戰久之城陷坤巷戰麾下稍稍散亡坤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戒戮乎因死刃欲奪門而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遵故執北去

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昌軍○女真遣使來

宋史曰金二酋遣揚天吉王洵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皆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宋史曰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請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過忤衝而列劾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聞其忠下廷吏部侍郎

兩河宣撫使种師道卒

宋史曰師道次河陽遇王洵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堦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謚忠憲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貶王寓為單州團練副使

宋史曰命寓副康王使擒离不軍寓託故不行乃貶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

宋史曰知軍事劉銓  
通判杜翊世死之

籍譚積家○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宋史曰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王洵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二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棗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棗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棗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北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

觀以居禁京師民  
以淨言相動考

女真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女真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女真軍請和

宋史曰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眾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眾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張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水間道去離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故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



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  
議必不可請乞申飭守倫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詔王雲副康王構如女真軍許  
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宋史曰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  
尊號不軍許割三鎮奉表景王幣尊金主為皇叔且上  
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後去何益  
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  
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滋會東王出謁嘉  
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  
賊也王出廟行民誅執雲發之時幹離不軍徐河遊奕  
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  
王如相服縶韉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  
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  
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人

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  
弓三百斤好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馬慶  
擒劇賊至是因劉浩  
以見王以為承信即

何桌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為尚書右丞

宋史曰桌上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為開封尹傳  
為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祖宗  
法惠民熙豐法惠民崇  
觀法惠民時謂名言

以郭京為成忠即選六甲兵以禦女真

宋史曰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揚適劉無忌之  
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  
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  
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  
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



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棻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燕之姑少付以兵侯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返師之罪揖使出人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遣耿南仲聶昌使女真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

南仲奔相州

宋史曰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蜀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大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眾殺昌決其

自而禱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有當擢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玠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潛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女真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

宋史曰安國被圍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諱張謀于潛鼎澧將沈敷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



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女真韓离不粘没喝圍京師要帝出盟粘没喝屯于青城

宋史曰韓离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没喝自汴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准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洛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未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鼎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其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李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宋史曰叔夜聞召即日自擄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薨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荅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惧

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鼎為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

以何鼎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宋史曰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澥至自女真軍以為尚書左丞

宋史曰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林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子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為牽制且伸  
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

女真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往受盟女真不許

宋史曰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濬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瑗分兵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死其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批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臬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逐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温士諱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彗星出長竟天 ○郭京出御女真軍敗走京城陷帝如女

真營請降

宋史曰殿中侍御史胡唐者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臬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頃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宋史曰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瑗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臬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獲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湏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董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



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礼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待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謝服曰尚書真知軍情毫其徒退何卓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卓及濟王相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离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卓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卓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墜其計獨何卓孫傳以為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齊難城破乃及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於和議而致守不固也

###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宋史曰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六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



帝至自女直營遣使割兩河地界女真兩河民不從

宋史曰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縱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珣為將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茲臣所誤至此吾已辨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

宋史曰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制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

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雖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姜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金初稅牛具

宋史曰每牛三頭為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

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春正月詔兩河民降女真民

不從

宋史曰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從



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如女真營

宋史曰金人索金銀益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  
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  
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坐甚傾駕  
出必墮  
計桌不聽

河東割地使劉韜目經于女真軍

宋史曰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  
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  
止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  
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湯書片紙三貞女不  
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  
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報其子子羽等即  
沐浴更衣酌危酒而縊全人其忠瘞之寺西岡上  
遍題窻壁以識其處凡八人

副元帥宗澤大敗女真于衛州

宋史曰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  
勸康王徽諸道兵會京城又移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  
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  
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  
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  
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  
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  
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徒其營金人夜  
至得空營大驚自是俾澤不敢復出兵  
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遼耶律大石復立于虎忽斡耳朶

宋史曰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  
都城號虎忽斡耳朶改元康國以蕭斡里刺為都元帥  
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興復斡里刺行  
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大石白皇天弗順



也數

丁未大風霾雲霧四塞○二月丁卯太上皇及后妃宗戚

至女真營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宋史曰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叩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墮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并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瑗逼上皇與太后御輿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錄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令衣袂

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絕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又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并莫儔督脅甚急范瑗恐變生以危言勸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瑗力止傳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



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過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斬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守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史臣曰按君與民相為命宋至中葉虐用其民民不堪命也甚矣一旦事迫勢危乃曰百姓救我為人君者不能保其妻子之命至使之求救於民而終不免焉亦可鑒矣

### 女真天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宋史曰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門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柢亦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黨空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

酋怒呼出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崇不塵臣民皆願效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此土傍空無以塞命爾金酋問官長何在恨恐執禮獲罪必死前曰皆官長也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而口過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噴涕憤歎

### 康王構次于濟州

宋史曰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激賫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王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 女直議立異姓執孫傳張叔夜秦檜



宋史曰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  
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敵意在  
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負外郎宋齊愈至自金  
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  
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  
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拈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  
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  
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  
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負外郎胡寅  
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  
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  
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  
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  
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  
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  
去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三月女真立張邦昌為楚帝閤門宣替舍人吳革率衆討

邦昌不克死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

宋史曰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  
外今欲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實至邦昌北向拜拜  
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  
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趨拜邦昌但東面拱位閤  
門宣替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  
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  
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  
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  
色唯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  
心不自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  
書省玠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院事且好問權領  
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  
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  
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  
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殿以見金使好問  
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



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昌邦請營祖之服柩抱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乘哲拜儀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

### 夏四月女真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宋史曰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帝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至是韓琦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桌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怡等由鄭州去而歸馮翊曹輔孫觀汪藻郭仲荀等于張邦昌率百官遥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初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

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孛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史臣曰初韓琦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日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董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開有出一計與之杭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史臣曰按宋靖康之禍慘矣原其所自皆由王安石用曲學以行其新法其後群多嗣虐在紹聖則謬為繼述在宣和則妄起兵端極而至于靖康始則主和誤國終則賣國降虜其流毒遺烈歷數十年而未已時固有正學而不用以至于如此亦可為世道惜矣○上皇離青



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幸駕不通  
華言至邢趙問幹高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  
此非公之罪藥師漸而退幹高不又請王婉安位帝姬  
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  
青城頂青氈乘馬後有蓋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  
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  
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  
拒之茂實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  
從代渡穴和嶺至雲中朱子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  
馬辯二人之力為多耶黨尚留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  
死於鳩毒而尚蓄之也余始終以和  
字愚宋末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

女真圍中山○呂好問馬伸勸張邦昌請廢后孟氏宮尊  
為宋太后

宋史曰呂好問謂邦昌曰桓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  
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桓公知中國人

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  
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  
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  
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  
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  
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院  
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  
氣沮癸亥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御延福宮  
而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其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  
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  
事識者有以覘邦昌  
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 郭京伏誅

宋史曰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眾至襄  
陽有眾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  
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者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



五月康王構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建炎

是為高宗

宋史曰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出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眾登壇歃血同契王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復遣謝克家往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邦昌又遣將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

州戈辰邦昌上太后號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侯復辟以馮漸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退居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比轍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川父老諸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未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發齊州祭未至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勛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徽籛劉氏曰康王嘗質金營宋使姚平仲柄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較射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為民所



遷因此得脫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併俘以比矣昔周漢宗室皆分封宇內非獨貧如磐石以固其存不幸而亡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為霸主合諸侯為周與衛至戰國而燕韓衛祀姬姓之祖櫛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兵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淠楚戊之強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哀平之際宗室十二萬人莽既篡漢光武起南陽此十二萬人者遠近響應故東京之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袁琮焉璋猶能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也一也唐宋則宗室聚於京師故朱温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曰同況下九曲池獲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院下龍興寺女真取宋惟康王孟后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亦可見而已矣

遷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為中書

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

太后遙置其母姜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劉氏時舉曰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劉元祐以開泰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作景靈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

宋史曰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工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六事又加太傅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宋史曰綱再敗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廣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部王宜更加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觀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與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遙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 遣馬忠等擊女真軍

宋史曰粘沒喝等既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詔合屯真定發宿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勃海大捷不也

圍河間帝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興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宋史曰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矧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工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恨者衆矣綱乃止

### 曹輔卒○置御營司

宋史曰時王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維忠主管殿前公事

###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



等子遠州

宋史曰論主和誤國割地之罪也邦彥得州敏  
柳州懋英州說虛中南仲望之鄰廣南諸州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宋史曰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  
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脩正播告天下於  
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劉氏時舉曰張敬夫謂此  
乃撥亂反正而追貶之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  
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  
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  
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  
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力也

女真遷簽書樞院事張叔夜至界河死之

宋史曰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  
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覆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

語明日扼吭而死何原孫值時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  
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曰中  
勇再任關勤王之師一無不至者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  
已足稱及北遷之後不入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  
無憾矣

女真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宋史曰時馬忠張煥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  
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曰  
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  
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南應機進上至  
是委宿以重兵屢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  
屈而死

黃潛善沮宗澤出知襄陽府

皇編卷五十一



宋史曰澤見帝應天陳鼎復大計  
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宋史曰靖康中所以蠲書昌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  
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  
萬人由是所釐震河地帝則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言  
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  
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  
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  
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  
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  
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  
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  
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  
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 女真陷密州○六月李綱至行在上十議固辭相位不

計

宋史曰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金人不道  
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隨其計中賴天命未改  
陛下總師下外為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  
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裨缺法不足以副委任且臣  
在道頌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  
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  
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立謝且言昔唐明皇欲  
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由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  
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  
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  
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矣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  
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  
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  
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  
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



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  
潛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  
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  
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  
肅宗平賊于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  
曰議戰謂軍政又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  
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  
江隄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  
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  
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又任之以責成功  
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  
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  
不出

有差  
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

宋史曰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  
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  
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  
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  
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優然正位號  
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  
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  
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  
秋之人臣無將將而又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試君今  
邦昌已僭位既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  
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  
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  
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  
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  
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  
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三  
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  
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



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王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于高梅末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幹官詔諸路死節之臣以聞

宋史曰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告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給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問訪以

### 女真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吳乞買不聽○以李綱兼御營使

宋史曰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失所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濟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甚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



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來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大事記曰嗚呼遼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賊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懷甸不可保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 子粵生大赦

宋史曰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兵圍守諸郡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 遣宣義使即傳雲使女真通問二帝

宋史曰初黃潛善白遣雲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口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雲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立沿河江淮帥府

宋史曰從李綱之請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為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宋史曰初慤為計度都禱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該心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晉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

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呂好問罷知宣州

宋史曰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此人比好問自慚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察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跡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一師不報

宋史曰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進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



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  
西陝之蒲解是梳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  
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  
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關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  
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  
聲日夜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  
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  
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  
民修治樓櫓爰出師以控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  
荆襄上淮悉倫巡幸澤又上疏曰開封物價市肆漸同  
平時梓士農工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  
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偽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  
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  
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  
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彘而陛下惑於人  
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禮諭澤  
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  
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

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類召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  
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  
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  
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商旅  
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  
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  
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  
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右良  
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  
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  
名知

### 虜酋斡离不死

宋史曰斡离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沒喝未  
之許會其死事遂中輟蓋粘沒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  
守虛位而已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宋史曰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告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下足以勝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宋史曰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目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

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語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為都統制待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且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一汴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請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待用兵在先定謀亦枝葉非以敗荆莫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憂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下待河北以為固苟一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拊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使能提兵壓境飛雅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宋史曰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宋史曰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齊愈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耳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以范致虛知鄧州

宋史曰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陽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

鄂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端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已蜀可以取財貨此非三都舟順流而適東南固其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詔奉元祐太后如揚州

宋史曰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罷四道都總管○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女真

宋史曰上皇在燕山謂閣門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名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視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信有誓約歲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金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下外

盜吏斌偕號于興州○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郡盜

宋史曰自宣和末群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亮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四其力而

用之可銅馬綠林黃巾之此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下順皆擁兵數萬而拱置州皆有潰牛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遷平乃白遣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斬李昱淵殺杜用下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

八月杭州軍亂

宋史曰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宋史曰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



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  
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  
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  
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氏中曰自  
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爲已任  
抗忠救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潛逆之罪  
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土  
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  
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  
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  
方成朝廷者  
正謂此也

###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宋史曰尚書首言元字犯后  
在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待御史張浚劾尚書左僕

### 射李綱綱落職提舉洞霄宮

宋史曰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召  
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  
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  
一司臣所建明而張所軍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  
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  
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  
下虛心觀之既而召傅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  
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  
乃再疏求去帝曰卿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金人材將  
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  
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  
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  
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  
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  
矣如諛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  
節患禍非所恤也會友訪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



買馬招軍之罪潛善白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  
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  
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  
廢罷金兵益熾閩輔殘孽而中原盜賊蜂起矣胡氏一  
桂曰李綱為相朝綱兵勇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  
黃所諛張浚所論而罷江黃不  
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 殺大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宋史曰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  
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  
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  
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  
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湖州布  
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  
處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  
善所府尹孟吏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

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尔歸致此  
于吾親食已如所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  
不敢言已言肯避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  
東具冠帶出別同即乃與澈同斬于市曰明李誠贖尸  
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  
流涕史臣曰按傳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徽欽北狩宋  
事無可為矣幸有一李綱高宗信任讒邪罷而不用東  
澈以布衣之賤發於樞廣上疏留之而詆用事大臣卒  
用忠言費稠駢首就戮當是時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  
圜猶懼弗克有濟而所為顛悖至此其得不亡幸矣尚  
可望其恢復  
之遠圖也哉

### 許翰罷

宋史曰李綱罷翰言綱忠殺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  
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  
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  
東澈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封子真為魏國公○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宗

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女

真兵于新鄉進次太行女真圍之彥兵潰走保其城

宋史曰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奮奮遂復新鄉明日戰于侯北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也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得檢州部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散去彥獨保其城西山遺腹心結病河象傑圖再舉金人講求彥急

彥慮變夜竊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曰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淮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截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遣騎兵燒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 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

宋史曰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洲

### 罷諸路經制招撫使○張邦昌伏誅

宋史曰初邦昌僭居禁中其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



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太子氏于獄詞伏詔  
馬仲如潭救邢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 女真盡陷河北州郡

宋史曰金閣母陷河間府此州捷懶陷祁保州永  
寧順安軍惟慶源府邢洛等共磁相州久之乃陷

### 冬十月帝如揚州

宋史曰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  
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  
沿海諸州增脩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  
臣呂頤浩繕脩城池至是世味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  
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  
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  
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  
金陵陳堯叟閻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  
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  
非澤前後建議諫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

以為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  
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  
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  
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蓋平賊壘望陛  
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茲謀蔽欺未即還  
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  
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奎輿還京以  
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 王淵誘趙萬誅之○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

宋史曰尋責授單州團  
練使安置于萬安軍

### 盜張遇陷池州

宋史曰遇本真定軍校聚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  
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

### 遣朝奉郎王倫如女真



宋史曰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  
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  
倫邢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  
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  
喝不聽使就館以兵守之有商人陳忠密語倫以二帝  
在黃龍府倫弁乃以金遺忠往黃龍潛通意由是二帝  
始知康王即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  
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雷部雷言溪國也在  
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僕王仲理等千八  
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以張慤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

同知樞密院事○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宋史曰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携其家棄城  
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女真分道入寇遂陷西

京留守孫昭遠未死河東經制使王燠引兵遁蜀

宋史曰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  
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  
銀木可等攻漢上訛里朶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  
山東分阿里蒲盧軍趨淮南婁室與撒离喝黑鋒自  
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為叛  
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  
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朶朮  
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拒河西  
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隔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  
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女真陷鄧州范致虛出奔安

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

宋史曰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金銀朶朮可急攻  
之致虛領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陴皆



女直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死關矢下如雨軍中請汲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  
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  
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  
趙伯振知潁昌府徐默知汝陽府郭贊皆不屈而死

宋史曰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迹都人震恐僚  
屬人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  
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  
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  
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  
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適去澤捕  
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  
斬之劉衍遷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樞往救之樞至滑  
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樞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  
力戰而死澤聞樞急遣王宣往援以不及因與金人大  
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  
將遂臣王策下河上詳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

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  
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  
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  
城自去年秋至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  
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復明法科○女直破宋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

宋史曰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宋興時京兆兵皆為  
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乃  
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  
銳五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明提舉軍馬程  
迪提點刑獄郭忠  
孝等八人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渡淮寇黃州

宋史曰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  
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



女真犯青澠州

宋史曰訛里朵使闍母攻澠州知州韓浩率眾死守城陷與通判朱庭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王淵招張遇降之

宋史曰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

內侍邵成章言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竄之

宋史曰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知濟南府

宋史曰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宋史曰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昶與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女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女真陷淮寧知府事向子韶死之

宋史曰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請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同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

諸砦

宋史曰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女真寇熙河都監劉惟輔逆擊于新店破之隴右都護張

嚴追戰五里坡敗死

宋史曰萎室既陷求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箭刺其帥黑鋒洞胷墜馬死虜為奪氣深更撥張嚴往追之嚴追萎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萎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女真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詔以進屯京西北路安

無使

宋史曰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萎室盡焚西京廬舍虜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殺盜賊粘沒喝後留兀朮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眾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

知中山府陳邁為其下所殺女真遂陷中山

宋史曰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出兵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裹刃入府害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悉出為帳下卒所殺碎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邁尸曰忠臣也歛而葬之

夏四月女真兀朮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

宋史曰兀朮率眾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將免乃收餘兵南歸兀朮入西京進



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衆復復至芥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兀术等聞粘沒喝渡河亦獨兵戍河陽北還

女真婁室寇涇原經略使曲端使吳玠擊之婁室敗走同華

宋史曰婁室既破張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

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

宋史曰金人得陝州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討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工部侍郎兼侍講程頤罷

宋史曰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程頤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章為務除程頤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都所文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礼事時暨渡江東南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宋史曰時宗澤招撫郡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曰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奸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甬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許景衡罷



宋史曰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其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賜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卒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宋史曰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首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遣宇文虛中充女真祈請使  
虛中降女真

宋史曰虛中時竄韶州會勸使絕司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女真王彥引兵屯滑州

宋史曰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橫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揚進王善丁進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



以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  
入黃潜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 女真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

宋史曰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或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鞏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爲庶會延亮自鳳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室還軍昭之

### 張慤卒

宋史曰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指諸掌在朝謬謬有大臣卽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爲都統制

宋史曰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人之患大而迫方此虜挫銳於熙河奔北于本路于女王昂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亮不從

### 秀州軍亂御營統制張俊討平之

宋史曰秀州軍校徐明等作亂囚守臣朱芾命張俊討之俊檄明送行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俊故淵之部曲希淵旨誣叔近以同叛殺之

### 京畿准甸蝗○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爲東京



留守

宋史曰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汪黃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勸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于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汪黃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慘邪之口善善而不能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八月作御寶

宋史曰金人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罪詔貶伸監濮州酒

稅卒于道

宋史曰伸自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樸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究之伸學于程願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以趙子砥知台州



宋史曰子砥至燕山道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于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成契丹今復蹈其覆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檻奔以待之然後可

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

宋史曰光世至光州大破成

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遂遁去

女真吳乞買稱太上皇信爲昏德公帝桓爲重昏侯徙居于韓州

宋史曰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下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

將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棧懶以居棧懶亦厚待之

丘氏潛曰舊書金於二帝皆曰廢曰封而此曰稱何不

予夷狄之瀆中國主存大分也當是時虜之強橫吾中國之人固莫如之何也已矣若夫易世之後而又從其所爲不反之於正焉則人衆者勝天然無可定之時矣是故彼實廢也而書以稱使後世之戎狄知天理之不可滅天經之不可犯彼雖如此爲之而天下後世不以彼爲然不敢肆其強力用其私智以瀆亂我天經則吾中國之主庶其尊安矣乎然則二帝皆書以名何胡安國曰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九月郭三益卒○女真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

砦遂會粘沒喝入寇

宋史曰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受密旨使幾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



橫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  
攻五馬山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兵自彭  
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  
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  
沒喝共俗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  
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  
終所

###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宋史曰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  
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  
制統

### 楊進復叛寇汝洛程進戰死

宋史曰楊進復叛眾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程進患之與  
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紀進營進

### 知濮州楊粹中襲破女真軍十一月女真具陷濮州粹中死

之

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斬為賊所  
害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宋史曰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  
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  
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 女真篡室陷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

不進

宋史曰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  
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姿室度河謀知庶端不協乃  
併兵攻鄜延安王庶調兵自沿河至馬翊據險以守金人先  
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



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  
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  
引兵遷延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  
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兵  
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  
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  
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謀殺之不果乃拘其  
守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  
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召之曰瓌  
若不聽則斬之會瓌已去不果

### 女真始撰國史

金史曰女真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真老人多  
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翰躬蕃皆在左右文學之士  
稍見拔擢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  
俗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

### 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

宋史曰開善心計好詞問天下利病每有通變抹弊之  
志宣和末為成都轉運判官多所革至是陳權茶買  
馬五害朝廷是之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  
行之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勅條約印  
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下二年  
茶引收息至百七十餘萬緡買馬踰二萬匹

### 女真兀朮陷開德相州○以魏行可假禮部侍郎使女真

軍

宋史曰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洲金人知其布  
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言以不  
戰自焚之禍  
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郊大赦○女真寇晉寧  
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于女真



宋史曰先是徽言陰結汾晉七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  
 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  
 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  
 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  
 扼西北中國賴之故自德宸傳子御勳御卿御子惟  
 正惟昌惟忠惟忠子繼宣繼閔繼祖繼祖兄子克柔克  
 行克行子可大可適可求世知州事累功建節為國藩  
 衛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奕室聞之執可求  
 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  
 降金而其宗族仍任中朝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  
 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  
 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奕室之子

吳玠襲史斌斬之

宋史曰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  
 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  
 宗殺之

十二月劉豫叛降女真

宋史曰遼賴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棣賴遣人啗  
 豫以利豫懲之則忿遂投濟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  
 不從豫總  
 城納款

女真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宋史曰訛里乃不攻大名急守臣張孟謙欲遁求曰北門  
 所以遮梁宋者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  
 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孟謙與轉  
 運判官裴德迎降訛里永遣騎召永謂曰汴降者誰東曰不  
 求不從為辭訛里永遣騎召永謂曰汴降者誰東曰不  
 降者我訛里永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大豕恨不臨  
 爾以報國何訛里永怒併其家為皆殺之汪  
 藻曰靖康之禍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孿  
 章句之徒謂名節非所急士之精銳銷矣盡矣一旦為  
 虜所乘無不企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惟求不為世所推



移以身殉國當是時以節死者皆劉駱李若水向子紹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

以黃潛善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汪伯彥為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

知樞密院事

宋史曰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群盜蜂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邵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女真陷虜慶府殺孔子墓

宋史曰女真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

慕安可發遂殺欲發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宋史曰浚見上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之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李頤若教習河朔兵民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六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六終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九十六終



